

聖門通考卷之八

四明後學包大燿編輯

錫山後學龔勉校正

姪包 廬同校

孟子系源

漢趙岐云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其先自黃帝生玄囂  
矯極帝嚳嚳生棄姬姓之祖封國于郟十六世至文王  
生子發是為武王封弟周公旦於魯留輔王室子伯禽  
就封之國伯禽生煬公魏公獻公武公伯御孝公惠公  
桓公桓公生莊公及三家三家皆桓公庶子初以叔仲

季為氏其後加以孫字公子之子稱公孫也

慶父叔牙季友皆桓公庶子僖元年公子友敗莒于鄆公賜友汶陽之田及費而季氏始此僖四年公孫茲師師侵陳茲叔牙子叔孫氏始此僖十五年公孫敖帥師救徐敖慶父子仲孫氏始此三氏皆桓公之後故曰三桓

仲後改為孟庶子自為長少不敢與莊公為伯仲叔季

公孫不敢祖諸侯也其後子孫因以孟為姓

鄭玄云慶父輔稱死時人為之諱故云孟氏杜預以為慶父是莊公長庶兄庶長故稱孟文十五年左傳稱齊人為孟氏謀當時已稱孟孫父矣

孟子之父激公宜母仇氏音掌

叙曰昔晉臣稱太姪娠文王胎教之也乃文王生而

聖德純天允丕顯哉孟子車之生也彩雲徵夢天發

其祥甫三歲父卒胡天不弔孑然孤矣賢哉母氏念

生子在初乃啖豚示信斷織勵志三遷近里仁少成

天性啟私淑正傳教使然也吁嗟激公無乃雖死而

未死乎昔敬姜使文伯學孔子而不終卒以好內闢

夫敬姜賢淑孟母同德文伯不終孔教而孟子乃願

學焉德躋亞聖激公於是乎稱有子矣其先父教不

其備乎詩云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孟母有焉故以激

公仇氏叙於首

孟氏出魯桓公慶父之後

編古命氏元和性纂並同

孟子生三歲而

激公宜卒

孟子譜云軻父孟孫激公宜孟孫姓  
激公字宜名或云激名公宜字也

毋仇氏有三遷之教

姓苑云出梁四公子之後梁四公子者一曰蜀闔音蜀

携闔一曰鬲杰音萬一曰越豷音蜀一曰仇脊音越

仇音掌脊音親一作督一作齊字訛其後各以  
為姓故仇脊之後有仇氏是孟子蓋魏甥也

元延祐三年封宜為邾國公謚宣獻孟母為邾國宣獻

夫人

國朝嘉靖九年宜配享啟聖祠稱先賢孟孫氏

孟軻

叙曰余讀孔叢子記問篇至孟孺子見子思子親承

問答常竊疑之安王之世孔子沒九十餘年子思亦

應逝矣孟子教沐三遷道宗孔聖明性善養氣尊王

賤伯之學且禽獸楊墨妾婦儀衍夷許行貉白圭而

蚓仲子提世大綱一洗而歸之仁義淵矣哉醇乎醇

者也及以王道勸齊梁不與春秋同旨亦因時焉耳

矣夫夏商革命孔子不非湯武周歷既終於是行王

道而王亦湯武之義也孔孟易地皆然是以尚論君

子必並稱曰孔孟云

列傳孟子名軻字子車一字子輿騶人也魯公族孟孫之後

按孟子師曾子曾子字子輿孟子豈與同字乎字子車為是鄒本古邾國武王封晏安之裔邾拔為附庸十四世邾文公遷于繹改稱鄒趙岐曰鄒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鄒此說非也

史記孟軻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濶於事情當是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

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漢書古今人表孟子仁人上中等

按孟氏譜稱孟子以周定王定疑三三疑一作安十七年四月二日生即今之二月二日報王二十六年壬申正月十五日卒即今之十一月十五日壽八十四歲

陳士元曰定王在位二十一年而崩無三十七年也竊疑定或安字之訛安王在位二十六年乙巳至赧

王壬申凡八十八年然譜謂孟子壽八十四歲自赧王壬申逆推之當生於烈王四年巳酉也然年表綱

目大事紀並謂孟子於顯王三十三年應聘至魏年

南三十七未若也魏惠王自烈王辛亥嗣國歷顯王

乙酉時年不啻五六十矣豈得反稱二十七歲之

孟子為叟哉疑孟子或生于安王初年未可知也季本曰周安王七年丙戌自此至孟子見梁惠王蓋六十年孟子之生當於此求之

愚按譜字多訛陳士元疑定或安字之訛又不察三字乃一字之誤反覆參詳孟子疑生于安王十七年丙申至乙酉應聘至魏方五十歲當始衰之年惠王以叟稱之踰年丙戌惠王卒襄王立于丁亥孟子望之不似人君即去魏歸鄒涉歷滕薛宋諸國凡十有三年至顯王四十八年庚子始適齊蓋年六十有五孟母亦八十餘矣已而居憂歸葬反齊見崇留連數年七十有一乃以齒德居達尊之二豈不然哉及致臣歸鄒著書垂訓計報王戊午平公卒年時蓋八十此七篇直稱平公之謚也報王二十六年始卒壽躋九十五矣譜謂壽止八十四歲又與生年不相值也史冊增損錯雜更俟博雅折衷焉

申丙

周安王十七年

魯繆公二十五年

四月初二日孟子生

即今二月二日

三遷志云亞聖誕辰諱日史傳俱無開載今據孟氏家塾相傳每年以二月初二日為誕辰十一月十五日為諱日雖無考證止存二祭為據

孟子未生時母仇氏

仇音

夢神人乘雲攀龍鳳自泰

山來將止於嶧

齊乘京相璠曰嶧山在鄒縣繹邑之所依山東西二十里高秀獨出積石

相臨絕無土壤石間孔穴洞達相通有如數間屋者俗謂之嶧孔

母凝視久之忽片

雲墜而寤時問巷皆見五色雲覆孟氏之居而孟子

生焉後稱孟子有泰山巖巖氣象適符靈兆信矣

按經世書由孔子卒於周敬王四十一年乃星之戌辰之酉壬戌歲至孟子生於星之巳辰之丑丙申歲

共九十五年

戊戌

周安王十九年

魯繆公二十七年

孟子居鄒

孟母三遷教子

孟子生有淑質年三歲喪父激公宜母有賢德挾其子以居始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為墓間事踴躍

築埋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傍其嬉戲為  
賈衡事母曰又非所以居子也遂徙居學宮之旁其  
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遂

居之列女傳

晉左九嬪孟母贊云鄒母善道三徙成教鄰止庠序  
俎豆是效韓丕著孟母碑贊擇鄰之教人多諷誦焉  
趙氏曰孟子生有淑質夙喪其父幼被慈母三遷之教

東家殺豚孟子問其母曰殺豚何為母曰欲啖汝既  
而悔曰吾懷妊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  
之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買東家豚  
肉以食之明不欺也韓詩外傳

韓非子謂曾子烹彘教子以明不欺晉書皇甫謐母  
任氏訓子之辭曰孟母三徙以成仁曾父烹豕以存  
教而嬰乃以烹豕為孟母之教豈事  
固有偶合者耶抑記述者之附會也

乙巳  
周安王二十六年崩子烈王立 孟子居鄒

孟軻受業子思之門人

吳氏澄曰孔子夢奠時伯魚之歿已六載子思固長  
不然亦非幼矣子思享年六十有二去孔子四五十  
年而卒而孟子始生  
其不得親受業可見

按伯魚卒於哀公十二年子思當生於哀公之世伯  
魚未卒之先計穆公元年尊禮之時距此九七十五  
年子思壽不啻七八十歲安得謂子思壽止六十二  
耶報王二十六年齊伐燕孟子所親見者譜謂孟子卒於  
報王二十六年魯文公之六年也自文公六年上距  
穆公元年凡一百二十一年是穆公元年孟子尚未  
生况上而元公邪故謂孟  
子受業子思之門人亦宜

孟子稍長就學而歸母方績問曰學何所至軻曰自若也母以刀斷織軻懼問其故母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矣君子學以立名問以廣知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免於廝役而無以離於禍患也何以異於織績而食中道廢而不為寧能食其夫子而長不乏食哉軻懼旦夕勤學不息

列女傳

按晉左九賓孟母贊云斷機激子廣以墳典聰達知禮敷述聖道今山東鄒縣城南孟祠之北有斷機堂可以觀後世追崇之意矣然列女傳又謂樂羊子妻勤夫勤學亦有斷機事而學如累絲之語取譬甚切豈亦慕孟母之懿矩而效法者耶  
萃盤錄母訓篇云古今稱子輿大孝考其所自母教實多三徙擇鄰貞其習也買豚示信進其誠也斷機

勉學堅其志也卒乃勤學不息遂成名儒嗚呼婦人女子生長閨門能使其子篤學為古今殊絕人物願與不備

辛亥

周烈王六年

魏侯瑩元年

七年王崩

孟子在鄒

乙卯

周顯王三年

顯王以癸丑立為元年

孟子在鄒

孟子娶由氏

孟氏譜

急就篇載戎人由余入秦為相其后遂稱由氏楚大夫王孫由于有忠勇之節楚人亦謂其族為由氏焉風俗通漢有由章

或曰由當作田是時齊國田姓蕃著楚國由姓甚微疑田氏為是然亦無明據

孟子欲去婦母以禮教之乃止

既娶將入私室其婦袒而在內孟子不悅遂不入婦



辭母而求去曰妾聞夫婦之道私室不與焉今者妾竊情在室夫子見妾而勃然不悅是客妾也婦人不義蓋不容宿請歸父母於是孟母召軻而謂之曰夫禮將入門問孰存所以將敬也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今子不察於禮而責禮於人不亦遠乎孟子謝過留其婦

按他書皆稱孟子去妻不果惟荀卿云孟子惡敗而去妻可謂能自強矣其言然邪否邪

### 孟子願學孔子治儒術之道

孟子曰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又曰泰山之高參天入雲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乃

### 所願則學孔子也

趙岐曰孟子通五經尤長于詩書按孟子引書二十有九援詩三十有五岐謂長于詩書非知孟子者程子曰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莫如孟子王者迹熄而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天子之事也故知春秋莫如孟子邵子曰知易者不必引用講解人能周易是為知易孟子可謂善用易者也

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饑莫知以學愈愚或問為學之道孟子曰靜然後虛使良心不汨於欲領然後會使良知不誘於物則道之彰微折妙罕不解矣此學

之道也

說苑

孟子曰人知糞其田莫知糞其心糞田莫過利苗得

粟糞心易行而得其所欲何謂糞心博學多聞何謂  
易行一性止淫也說苑辭雖俚  
存古可也

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

楊子曰或問孟子知言之要知  
德之與曰非苟知之亦允蹈之

孟子曰江海異於行潦者深廣也太山別於丘陵者

高大也若深不異於行潦則孺子浴其淵高不出於

丘陵則跛羊步其顛備英  
貢珠璣

丑乙 周顯王十三年

孟子在鄒齊人公孫丑萬章之徒皆受學於是明堯舜

禹湯文武周孔顏曾子思之道以誨門人

孟子曰禹生石紐西夷人也

華陽志禹生於石紐村寰宇記云石紐在茂州汶川  
縣北路史註亦引孟子云禹生石紐豈別有據耶  
皮日休曰孟子云子何人也舜何人也聖人皆可  
脩而至乎曰聖人天也非脩而至者也堯為唐侯二  
十而德盛舜為鰥民二十以孝聞焉在乎脩哉后稷  
之戲必以蕪殖仲尼之戲必以俎豆焉在乎脩哉蓋  
脩而至者類子也孟軻也若  
聖人者天資也非脩而至也

孟子曰公卿大夫人爵也仁義忠信天爵也後漢書  
崔駰註

朱子曰脩天爵自有得人爵之理棄天爵自有亡人  
爵之理其不行者上之遺賢其不亡者下之僥倖

孟子曰今人之於爵祿得之如其生失之如其死梁  
書

孟子曰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千乘之勢不能一朝

居也寧窮餓居於陋巷安能變已從俗益鐵  
論

乙亥 周顯王二十三年 魯康公九年卒子景公立 孟子在鄒

孟子善知言養氣之學四十不動心

孟子曰其為氣也至大至剛配義與道是集義所生

者

班孟堅曰仲尼抗浮雲之志孟子養浩然之氣彼豈樂為迂濶哉道不可以二也

程明道曰我知言不敢自言我知道耳知言便是知道也

蘇子曰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於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貴育失其勇儀

秦失其辨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勢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

朱子曰孟子論浩然之氣緊要全在知言上所以大學工夫全在格物致知格物則能知言誠意則能養

氣又曰這源流在心廣體胖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慶來大抵只是一氣

孟子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唯

能親親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唯能尊賢故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唯仁與義盡人之

道則謂之聖人 晁氏客談

是時鄒穆公憤民不救長上之死孟子曰是上慢而

殘下也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季本曰鄒小國其君年世不可考大約計之則孟子或近四十不動心之時也

按鄒穆公令食鳧雁以糝於二是石粟得一石糝吏曰費甚矣公曰周諺曰囊廩貯中而獨不聞與取倉

之粟移之於民鳥食鄒之糝不害鄒之粟民聞之皆知私積公家為一體也楚王欲淫鄒君遺之妓樂美

女穆公朝覲而昔畢以妻死事之孤無淫僻驕逸之行穆公死百姓若失慈父行哭三日蓋必有感於孟

子之言故能如此

○昔作夕古通用  
按新書新序所称鄒君之賢未必盡實使鄒君之賢如此鄒國之治又如此則孟子自當仕鄒何必去父母之邦而往復奔走於齊梁宋薛之郊哉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夫道若大

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

荀悅曰人非下愚則愚可以為堯舜焉堯舜之貌同堯舜之性則否服堯之制行堯之道則可行之於前古之堯舜也行之於後今之堯舜也

季本曰孟子鄒人鄒魯相近居鄒四十年隱居尚志已能不動於心故投徒講學而曹交遂欲假館於君則知至鄒問道也及門之多必在此時但是時鄒日微不敢與魯抗孟子亦歷聘諸國居鄒日少矣

未癸周顯王三十一年宋公別成三十二年

孟子適宋語宋臣戴不勝廣進善戴盈之去關征宋臣不能從

季本曰孟子至宋當在宋君別成之世部為宋滅其子孫為告告子相見疑即此時

告子不知性孟子開示以性善之旨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又曰猶湍水也又曰生之謂性

孟子曰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人無有不善水無

有不下云云其性亦猶是也

孟子曰今之人性善皆將喪失其性故也

又曰人之學者其性善也荀子

程子曰孟子之言善者乃極本窮源之性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

所未發

止齊陳氏曰子思之言性言乎性之所自來也孟子之言性言乎性之所固有也荀子論情非論性也揚雄論習非論性也韓愈論才非論性也脩性之說滅情之論無怪乎後世之紛紛也

甲申周顯王三十二年宋公別成三十三年

孟子在宋滕文公為世子過宋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孟子曰性無不善而情欲害之淮南子訓註

又曰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風俗通

又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而人不思之耳鹽鐵論

又曰舜年五十而不失其孺子之心鄭論

乙酉

論衡曰孟子作性善之篇以為人性皆善及其不善物亂之也

周顯王三十三年宋別成三十四年魏惠王三十五年

孟子至魏惠王問利國孟子以仁義之道告之

按綱目大事紀皇極經世書三書紀年不同並以孟子至魏在前至齊在後今從之時惠王稱之曰叟蓋譜作六十未知是否

魏惠王數敗於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孟軻至梁

梁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於外太子虜上將死國

以空虚以羞先君宗廟社稷寡人甚醜之叟不遠千

里辱幸至敝邑之庭將何以利吾國乎孟軻曰君不

可以言利夫君欲利則大夫欲利上下爭利國則危

矣為人君仁義而已矣何以利為

史記魏世家

按是年同時至魏者孟子淳于髡鄒衍三人髡承意觀色惠王見之稱為聖人一語連三日三夜不倦欲待以卿相之位於衍郊迎執賓主之禮而於孟子僅以叟稱之則見以為迂遠而濶于事情即其禮遇低昂隆殺之間其志之不

合如鑿鑿不相入矣

大紀云戰國游說之風蘇秦張儀公孫衍

是時公孫衍張儀皆信用於秦

實倡之太史公曰三晉多權變之士

夫言從橫強秦者大抵皆三晉人也

兩厚之觀收其用而儀衍嗜利反賣其宗國以媚秦

秦使衛鞅伐魏魏使公子卬應之鞅遺書會盟襲虜卬破其軍惠王恐割西河

地以又東敗於齊

黃子曰太子申攻齊過宋外黃外

魏貴不益為王者不勝則萬世無魏矣此臣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欲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遂行

戰而死南辱於楚楚使相國昭陽惠王恥之問計於孟

子孟子曰王施仁政於民云云夫誰與王敵

胡致堂曰魏王不悔不用孟子之言而恨不用公叔殺衛鞅之言其亦愚矣

他日王立沼上顧鳴雁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孟子

曰賢者而後樂此詩云經始靈臺云云古之人與民

偕樂故能樂也

周本紀文王立靈臺於時年九十六

說苑曰積恩為愛積愛為仁積仁為靈靈臺之所以為靈者積仁也

龜山楊氏曰惠王顧鳴雁麋鹿以問孟子孟子因謂賢者而後樂此至其論文王夏桀之所以異則獨樂

不可也世之君子其賢者乎則必語王以憂民而勿為臺池苑囿之觀是拂其欲也其佞者乎則必語王

以自樂而廣其侈心是縱其欲也二者皆非能引君  
以當道唯孟子於毫髮之間剖折利善使人君化焉  
而不自知夫如是是可以格  
君心之非而其說易行矣

孟子曰六國之際取獸者有罪傷槐者被誅

楊賜曰孟子為  
惠王極陳其事

孟子謂之寄君史紀殷本紀註

司馬貞索隱云寄君謂人困于下主驕  
于上離折可待故孟子謂之寄君也

丙戌周顯王三十四年魏惠王三十六年卒

綱目載慎靚王二年魏侯瑩卒蓋惑于  
竹書紀年惠成王後元年之說也非是

惠王謂孟軻曰秦攻梁何以禦李孟軻對曰昔太王  
君邠狄人攻之事以王帛不可太王不欲傷其民乃

去邠之岐今王奚不去梁乎惠王不悅劉子  
北宮錡問周室班爵祿孟子曰諸侯惡其害已而去  
其籍軻嘗聞其畧也

周禮司祿之官無其職  
是諸侯去之故不復存

王伯厚曰諸侯有君道故與天子同為五等有臣道  
故與其臣又同六等三等之地正封也五等之附庸

廣封也自公以至下士爵之名也自天子  
嚴陵方氏曰內諸侯公卿大夫士是也外諸侯公侯

伯子男是也石林葉氏曰內以世祿為主而有賢者  
亦得世爵外以世爵為主而不賢亦止於世祿古者

公卿大夫有功德則出封為諸侯是外之世爵乃內  
之世祿臣也諸侯有功德又入而為公卿

是內之世祿者或在內之世爵諸侯也

白圭欲二十取一孟子曰子之道猶道也北宮錡衛人白圭周

人皆在  
魏雜記

公羊傳曰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若猛獸驚鳥之發曰吾治生猶孫吳用兵商鞅行法知不足以推變勇不足以斷决仁不能以取予強不能以有守雖欲學吾術皆不告也世言治生者社白圭圭欲以其術施之於天下國家也

亥丁

周顯王三十五年

魏襄王元年

是年襄王會諸侯於徐州以相王

孟子去魏歸鄒

綱目載慎靚王二年孟子去魏適齊不知孟子去魏歸鄒未適齊也季本有辯

孟子見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烏乎定吾對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問孔子居是邦不非大夫孟子誦君之失何邪曰聖賢之分不同且孔子仕諸侯而孟子為賓師其地有不同也抑七篇之中無復與襄王言者豈孟子自是不能久於梁邪

孟子道不行欲去魏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於是歸鄒不見諸侯者蓋數年

任人問屋廬子禮與食色輕重屋廬子之鄒問孟子大紀曰春秋時太皞之後有任宿頃句顓臾四國少皞之後有莒邾戰國之時獨任人見孟子之書而已

丑巳

周顯王三十七年

齊王田辟

孟子曰王者師臣

淮南子

王安石曰孔子不以弱而離道孟子不以賤而失禮故立乎千世之上而為學者師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孟子曰子過矣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公孫丑問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為臣不見萬章又

問孟子曰庶人不傳質為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

季本曰綱目書孟朝至魏於惠王三十五年書去魏適齊於惠王後十六年書去齊於宣王十九年孟子適齊之歲實宣王十四年則孟子居魏閔十八年居齊閔六年今孟子書所記魏事甚少齊事甚多豈宜在魏日如此之久在齊日如此之淺邪聊以遷就孟子伐燕之歲而已又孟子知襄王不足有為故遂去魏竊意自此至顯王四十八年凡歷十四年中問自歸鄒而往經理滕薛之事未遽適齊也

卯辛 周顯王三十九年

孟子居鄒

滕定公薨世子使然友之鄒問喪禮於孟子

滕文王子錯

繡所封之國

季本曰滕亦國微不詳其世次惟滕定公文公見於孟子歸鄒未幾時定公薨世子立是為文公使然友之鄒問喪禮

孟子曰親喪固所自盡也齊疏之服饘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

陵陽李氏曰襲歛殯葬所以為死者之禮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有等哭泣齊斬饘粥所以盡生者之情自天子達於庶人一也

午甲 周顯王四十二年

孟子至滕

孟子勸文公脩井法不果行

文公問為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夏后氏五十而

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金氏

曰古人重黍稷梁菽其所謂畝即今種荳麥者作田

畔也夏后氏時田未盡闢夫古未遠士大夫無不躬

耕稼穡受田者多故每夫受田五十畝比周一井則

夫受田七十畝比周一井則十三家受之而助耕公

田六十畝至周則土田盡闢而君子小人又分在官

者食公田之祿工商不盡受田惟農受田故得以百

畝為限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

井而一夫受田百畝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按王制

三代可以例推也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

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

庠虞庠在國之西郊程明道云孟子論三代之

學其名與王制不同恐漢儒所記未必是也使畢

戰問井地孟子曰仁政必自經界始於是許行自楚

陳相陳辛自宋之滕願為之氓陳相見孟子道許行

之言孟子曰是率天下而路也於是井地之政遂不

果行許行楚人疾六國時急於農業

朱子曰許行之說皆神農之所為世變風移至唐虞

之際雖神農復生亦當隨時立政不容固守其舊况

許行之妄乃欲以是而行戰國之時乎

胡氏曰許行與民並耕之說是欲以君下同於民墨

子兼愛之說是欲以親汎同於眾人皆非聖人之道

而自為一端孟子所以深闢之也

滕更在門問而不答公孫丑問之孟子曰挾貴挾賢

挾長挾有勳勞挾故皆不答也滕更有二焉

季本曰滕更及門受業

可以知在滕非一日也薛應旂曰書有之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在古已然矣

辨於戰國勢利相高之時乎滕更就有所挾而執負

受業之禮卒致名施於後人其視揚揚於輕肥聲色而無所比倫甘與草木同湮沒者不亦霄壤矣乎

戊戌 周顯王四十六年

孟子在滕

滕文公問事齊楚孟子告以守國之義

孟子曰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

去則是可為也

齊記齊宣王乘山嶺之上築長城千餘里西北起濟州平陰縣綠河歷太山北岡上經濟州淄州即西南兗州博城縣北東至密州瑯琊臺入海齊之俱楚可知况於滕乎季本曰初魏伐邯鄲泗上十二諸侯如宋魯鄒任滕薛諸小國皆服魏及秦伐魏魏獻河西之地於秦徙都大梁魏少弱矣於是泗上諸侯如小邾者遂為楚所滅滕已事楚齊亦爭之故滕文公有事齊事楚之問其事宜在此而孟子時蓋在滕也

己巳 周顯王四十七年 齊宣王二十一年

滕文公因齊將築薛而甚恐問計於孟子

是時齊懼楚之侵軼築薛以封田嬰號靖郭君使之

控制楚楚王大怒將伐齊齊有輟志公孫開為嬰謂

楚王曰魯宋事楚而齊不事者齊大魯小也夫齊之

削地而封田嬰是其所以弱也願勿止楚王曰善因

不止滕文公恐孟子以遷國世守之義告之曰君請

擇於斯二者孟子尋反於鄒 鄒滕境明年適齊

薛夏虞仲之后虞仲為夏車正虞公山虞仲造車處上山執轅備存按宋薛皆南界於楚而薛尤少弱力不能支齊在北所必欲爭者故築之以備楚而薛遂為齊滅矣

季本曰齊既築薛為滕外敵界齊楚之間所以得不亡者以孟子之齊又居其國為之經理文公能盡事大之禮及孟子之齊又勸齊君恤小之道而滕得庇焉故也自其去魏及鄒涉歷滕薛宋諸國十有三年至是始適齊

庚子周顯王四十八年齊宣王五年

孟子適齊

齊乘齊所以為齊以天齊也天齊淵在臨淄南郊山下五泉並出南郊山即牛山也

孟子見齊宣王為客鄉三見王不言事

齊記齊古城周五十里高四丈十三門其西雍門又有稷門下立學舍所謂稷下學

宣王喜文學遊說之士騶衍淳於髡田駢騶奭接子慎到環淵之徒聚稷下七十六人皆列上大夫不治而謀議號稷下學士開第康莊之衢以尊寵之

按稷下學士至數百千人非不盛也然衍髡之徒皆誣譖無定所養非所用國何賴焉故顏獨勸其貴士王斗譏其不好士也有一孟子而不能安用彼數百人哉宣王素聞孟子名使人問之儲子以告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

同耳已而宣王以孟子為上大夫季本曰蓋賓師之位也受十萬之祿

當在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問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公孫丑問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曰以齊王猶反手也又問動心否乎曰否我四十不動心孟子時蓋六十餘矣

子時蓋六十餘矣

祝泌曰孟軻見梁惠王齊宣王皆在此世後一世乃无妄與離卦離德文明是時周分為二文武之道墮矣卦不應馭世之王而應命世之賢也孟氏歷聘齊梁滕宋必說之以王道豈無宗周哉王綱既東今又

分東西周王拱虛器禮樂征伐自大夫出矣軻陳  
堯舜之道於齊望齊變至魯魯變至道也經世解

孟子不道桓文勸王行仁政與王道王不能行

孟子數見宣王王問齊桓晉文之事孟子曰仲尼之

徒無道桓文之事者無已則王乎

董子曰五伯比於他諸侯為賢其比三王猶砥味之與美玉也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齊東北五里有雪宮遺址寰宇記曰賢者亦

樂此乎孟子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

陳氏賜曰齊王悅南郭吹竽廩食數百人喜鄒忌鼓琴授之國政彼其好世俗之樂如此又孰知與人與衆以反樂之真乎

容齊洪氏曰孟子所言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云云晏子對曰天子諸侯無非事者春省耕

云云管子內言成篇曰威公將東游問於管仲曰我欲遊猶蝓轉斛南至琅邪司馬曰亦先王之遊已何謂也對曰先王之遊也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謂之遊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夫師行而糧食其民者謂之亡從樂而不返者謂之蕘先王有游夕之業於民無荒亡之行於身威公退再拜命曰寶法也觀管晏二子之語一何相似豈非傳記所載有相犯乎

人皆謂我毀明堂孟子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

禮記外傳明堂天子布政之宮在國南十里之內七里之外黃帝享百神於明廷是也唐虞為五府夏謂世室殷謂重屋周謂明堂明堂之制周旋以水水行左旋以象天內有太室象紫垣南出明堂象太微西出總章象五潢北出玄堂象營室東出青陽象天市上帝四時各治其宮王者承天統物亦於其方以聽國事○按齊國明堂在泰山下待天子巡狩慶時不復巡狩故人欲毀之孟子止之亦愛禮存羊之意也  
禮為舊君有服孟子曰諫行言聽云云如此則為之

服矣

西山真氏曰昔魯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與子思云云孟子之告齊王即子思告穆公者也然其辭益峻切矣雖然孟子為齊王言則然所以自處則不然千里見王不遇故去而三宿出盡未嘗有悻悻之心猶幸王之窮而追已也曷嘗以寇讐視其君哉

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曰於傳有之聞誅一夫

紂矣未聞弑君也

容齊隨筆曰湯武之事漢轅固黃生爭辨最詳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殺也固曰不然桀紂荒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因天下之心而誅桀紂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為何黃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貫於足今桀紂雖失道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反因過而誅之非殺而何景帝曰食肉毋食馬肝未為不知味言學者毋言湯武受命未為愚遂罷東坡志林云武王非聖人也昔者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孔子

予之其罪武王也甚矣至孟軻始亂之竊考孔子序書明言伊尹相湯伐桀成湯放桀於南巢武王伐商武王勝商殺受各蔽以一語而大指皦如所謂六藝折衷無待於良史復書也

孟子曰紂貴為天子死曾不如匹夫是紂先自絕久

矣非死之日天去之也

通史

洪容齊曰汲冢周書克商解云武王先入適紂所在射之三發而後下車擊之以輕呂斬之以黃鉞縣諸太白二女既縊又射之三發擊之以輕呂斬之以玄鉞縣之小白越六日朝至周以三首先載入燎於周廟又用紂於南郊夫武王之伐紂應天順人不過殺之而紂既死何至梟戮俘馘且用之以祭乎其不然者也蓋孔子刪削之

書史記乃為所惑

胡氏曰不有孔子之論在下者不知有尊王之義而在民可無君矣不有孟子之論在上者不知天命之改而在民心之向背而君可無民矣

時宣王所嬖信者皆王驩鄒衍淳于髡之徒而孟子進見有時乃嘆曰無惑乎王之不智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吾如有萌焉何哉於是謂宣王曰為巨室必使工師求大木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

王斗見齊宣王王曰寡人憂國愛民願得士以為之王斗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穀也王曰何謂也王斗曰王使人為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為能之也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穀也。按王斗之說即孟氏所謂必使玉人彫琢玉之旨意者戰國策士大都有所授之也與孟子曰強其君所不能為忠也量其君所不能為賊也  
袁宋漢記

又曰計及天下者無遺策外書

范祖禹曰齊宣王問王政孟子稱文王治岐滕文公問守國孟子稱太王居邠齊宣王好勇孟子稱文王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皆責難於君也

外癸周慎觀王三年齊宣王二十五年魏哀王元年

孟子出弔於滕不與王驩言使事

公孫丑問之孟子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

李本曰孟子與王驩使滕為文公之喪也非大國之君無使貴卿及介往弔之禮此固重文公之賢而隆其數亦孟子欲親往弔以盡存沒始終之禮不然賓師固無官守者亦不得以使事勞之也  
鶴林王露曰不主癰疽瘠環所以為孔子不禮臧倉王驩所以為孟子

孟子曰滕文公卒葬有日矣天大雨雪甚至牛目群

臣請弛期太子不許惠公諫曰昔王季葬滑山之尾  
藥水齧其墓見棺前和棺頭文王曰先王欲見群臣  
百姓矣乃出為帳三日後葬今先王欲小留而撫社  
稷故使雪甚弛期而更為日比文王之義也太子曰

善

外書  
戰國策作魏惠王

論衡曰古今帝王死葬地中無欲出見百姓者王季  
何為獨然河泗之濱丘冢非一水湍崩壞棺槨露見  
不可勝數皆欲復見百姓者乎藥水擊滑山之尾猶  
河泗之流泗濱者也聖賢惻怛故復改葬世俗信聖  
賢之言則謂王季  
欲見百姓者也

孟子道不行於齊擁楹而嘆

孟子在齊年餘王惑於嬖佞滑稽之說終莫聽納其

說知母老有憂色擁楹而嘆孟母問之對曰軻聞之  
君子稱身而居位不為苟得不貪榮祿今道不用於  
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孟母曰婦人之禮精五飯  
幕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易曰在中饋无攸遂詩  
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有  
三從之道也故年少則從父母出嫁則從夫夫死則  
從子禮也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義吾得  
乎吾禮何憂乎

孟子謂淳于髡曰今日說君不悅意者未知善乎淳  
于髡曰夫子亦誠無善耳昔者匏巴鼓瑟而潛魚出



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魚鳥猶知善之為善而况  
君人者也孟子曰夫震雷之起也破竹折木震驚天  
下而不能使聾者卒有聞日月之明徧照天下而不  
能使盲者卒有見今公之君若此也淳于髡曰不然  
昔者揖封生高商齊人好歌杞梁之妻悲哭而人稱  
詠夫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夫子苟賢居魯  
而魯國之削何也孟子曰不用賢削何有也吞舟之  
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不居汚世夫執冬至必雕吾  
亦時矣齊人頌曰炙轂過髡言其多  
智難盡如脂膏之有潤澤也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云云孟子曰夫章子

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云云是則章子已矣

戰國策秦攻齊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交和而舍  
侯者言之王曰此不叛寡人明矣頃間齊大勝左右  
曰何以知之曰章子之母啟得罪於父其父殺之而  
埋馬棧之下吾使章子將也勉之曰夫子全軍而還  
必更壘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能更壘先妾也臣之  
父未教而死夫不得父之教而更壘母是欺死父也  
故不敢夫為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為人臣  
欺生君哉章子子父責善不相遇正為此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孟子曰仲子烏能廉  
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也

漢書古今人表於陵仲子中下等

陳仲子居於陵楚王聞其賢遣使聘之欲以為相仲  
子入告其妻妻曰夫子左琴右書辟纒織屨恬淡無  
為樂在其中矣結駟連綺所安不過一肉而懷楚  
國之憂可乎於是謝使者遂相與逃去為人灌園

元和志云於陵城西長白山高二千九百丈周六十里昔仲子夫妻隱此山韓非子謂其不仰人而食亦無益人之國者也

戰國策趙威后進齊使者而問之曰齊有於陵子仲尚存乎其為人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于無用者何謂至今不殺乎

朱子曰余隱子云仲子之兄非不友孰使之避仲子之母非不慈孰使之離愚謂正使不慈不友亦無逃去之理

劉產冲曰時無孔子顏子沒於陋巷而少正卯為聞人時無孟子匡章陷于不孝而陳仲子為廉士

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已所自親也衛女何以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息若伊尹於太甲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

則慕夫道二常之謂經變之謂權懷其常道而挾其變權乃得為賢夫衛女行中孝慮中聖權如之何

甲辰 周慎靚王四年 齊宣王二十六年

孟子以母喪去位

季本曰時孟子言多不合見道不行欲奉母以歸不意母之遽卒也遂以母喪去位歸葬焉

孟子曰中古棺七寸槨稱之非直為觀美也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忤乎

喪大紀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槨四寸上大夫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又檀弓篇天子之棺四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士不重與孟子之說異  
按孟子為卿于齊祿養其母母卒而歸葬于魯蓋欲合葬父墓馬鞍山之陽耳七脩類稿疑孟子葬母未

幾而即反於齊以為未嘗終喪三年此說非也歸葬之時與反齊之年相去久遠皆不可考止竊之問安知其非祥禫之後乎昔閔子要經見孔子孔子善之宰我欲短喪孔子非之孟子願學孔子縱急于得君安忍違其所善而蹈其所非乎遙遙二千餘載據紙上陳言而輕議之何悖也果若所疑則當時減倉之諛必議其短喪而不非其踰矣

孟子前喪父後喪母前以三鼎後以五鼎

按儀禮特牲饋食篇士之祭也特用豕陳鼎三又少牢饋食篇大夫之祭禮牲用少牢陳鼎五

雙峯饒氏曰五鼎羊豕肉腊虜三鼎特豕魚腊

季本曰孟子以齊卿之貴厚葬其母所謂得之為有財也蓋為鄉子齊乃當大夫五鼎之日而見王于崇則必三年服除之時

乙巳 周慎靚王五年 魯平公元年 齊宣王二十七年

燕相子之與蘇代為婚欲得燕權蘇代使于齊而反燕王問曰齊王其伯乎對曰不能王曰何故對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或曰禹薦益而以啟人為吏及老而以啓為不足任天下傳之于益啓與交黨攻益奪之天下謂禹名傳天下于益而實令啟自取之今王言屬國于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實太子用事也王因收印綬自三百石吏以上而效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為臣

司馬溫公曰堯舜非以其能輕天下迺以其能重天下也必得聖人然後授之禹傳子非私之也天下無

聖人則非子莫之傳矣燕噲徒知慕堯舜之名詠於姦言陷於死亡為天下笑豈不悲哉大紀曰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滅然之噲亦安知所謂堯舜者哉彼子之徒借是名以慕國子噲特為說客所愚耳方子之未得國也則說以堯讓天下于許由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寔不失天下噲于是以燕讓之及子之既得國也則又說以禹不如堯薦益而以啟人為吏已而啟攻益奪其國噲于是收印自三百石吏以上而效之其愚至此尚可論乎

丙午周慎靚王六年崩赧王立魯平公二十八年齊宣王二十八年

孟子反於齊竊意充虞路問正在此時

丁未周赧王元年齊宣王二十九年卒

孟子見宣王於崇有去志不受祿

季本曰孟子居憂既三年服除見王于崇不然臣之於君隨時可見何待于崇而始得見乎

時王驩寵倖日盛進用為右師公行子有子之喪往吊孟子不與驩言右師不悅孟子曰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子教以我為簡不亦異乎  
舐齷為士師孟子諷以盡言盡齷諫王不用而去齊人譏之孟子曰我無官守言責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  
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攻子之齊王令人為太子曰寡人聞太子將飭君臣之義正父子之位寡人國小惟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數黨聚眾將軍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被反攻太子不克而死齊王令章子

將五都之兵因北地之衆伐燕取之醢子之殺燕王  
會蘇代厲遂不敢入燕皆歸齊齊善待之

戰國策韓齊為與國張儀以秦魏伐韓齊王曰韓吾與國也秦伐之吾將救之田忌曰王之謀過矣不如聽之子噲與子之國百姓不戴諸侯不與秦伐韓趙救之是天以燕賜我也王曰善乃許韓使者而還之韓自以得交於齊遂與秦戰楚趙果遂起兵救韓齊因起兵伐燕五十日而舉燕國然則齊之取燕雖因子噲之亂亦由諸侯連兵不解莫與競者也

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孟子曰我言燕之可伐而不

言齊之可伐燕也

史古

史記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此語蓋傳聞之誤耳

孟子請置燕君宣王慙不能用

齊人取燕趙欲存之樂毅謂趙王曰請以河東易燕地於齊趙有河北齊有河東是二國親也以河東之地強齊以燕以趙輔之天下憎之必皆事王以伐齊是因天下以破齊也王曰善乃以河東易齊楚魏憎之令淖滑惠施之楚請伐齊以存燕齊宣王問計於孟子孟子曰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王不能用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陳賈曰王無患焉見孟子問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聖人亦有過乎孟子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說苑齊人王滿生見周公周公見之王滿生曰言內  
事者於內言外事者於外今言內事乎言外事乎周  
公導入王滿生曰敬從布席周公不道坐王滿生曰  
言大事者坐言小事者倚今言大事乎言小事乎周  
公導坐王滿生坐周公曰先生何以教之王滿生曰  
臣聞聖人不言而知非聖人者雖言不知今欲言乎  
欲無言乎周公僂首有頃不對王滿生籍管  
曰社稷且危傳之於膺周公仰視見書唯唯謹聞  
命矣明日  
遂誅管蔡

齊王托疾召孟子孟子稱疾不朝出弔東郭氏

孟子曰天下有違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惡得有其一

以慢其二哉

慶源輔氏曰孔子以疾辭孺悲又取瑟而歌使知非疾所以警教孺悲也孟子以疾辭齊王又出弔東郭氏使知非疾所以警教齊王也

朱子曰朝廷之上以伊周之忠聖耆老而祇奉嗣王左右孺子不敢以齒德加焉至論輔世長民之任則太甲成王固拜手稽首於伊周之前矣曾子曰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子思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孟子曰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師弟子意見之合固如此

孟子去齊

致為臣而歸蓋去齊歸鄒也

宣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時子因陳子以告孟子曰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

程明道曰頃知孟子不可以利誘之意伊川曰王非欲尊孟子乃欲賂之耳故拒之

去齊居休謂公孫丑曰久於齊非我志也去休宿於

畫齊乘瀆水出臨淄西南十八里所謂瀆中孟子有去齊三宿出畫故又名宿留水俗謂之泥河

欲為王留行者坐而言孟子隱几而卧三宿於書而  
王不追遂浩然有歸志尹士譏之孟子謂高子曰夫  
尹士惡知予哉又謂充虞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當  
今之世舍我其誰哉

太史公曰鄒子重於齊適梁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  
禮適趙平原君側行檄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  
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豈與仲  
尼菜色陳蔡孟軻困于齊梁同乎哉  
新安陳氏曰孟子所歷如滕文公雖慕道國勢微弱  
道必難行大國齊梁也梁惠不足與有行襄尤劣矣  
庶幾焉者其齊宣乎齊有易以安天下之勢孟子又  
有安天下之道王天資誠朴若可與有行者所以拳  
拳望之有不能自已焉於此終  
不合則孟子之道知其不行矣

戊申  
周赧王二年

魯平公四年齊湣王  
元年宋王偃十六年

### 孟子過魯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喜而不寐公孫丑曰奚喜  
曰其為人也好善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孟子曰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  
且不可

南陽即平陸魯中都也為齊所侵故欲伐而取之慎  
子名到趙人與彭蒙田駢為友學墨子弟子禽滑釐  
之術慎子嘗游學于魯魯平公因齊湣王之亂欲使  
之伐齊取南陽孟子自齊歸止于魯語之曰不可慎  
子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蓋禽滑釐其所尊尚者故  
云慎子又聞宋鉏之風而說之歆棄知去已塊不失  
道稍稍以禁攻寢兵為尚  
故伐齊之事旋亦中止也  
季本曰繆公之世屢齊楚諸大國之間由七百里而  
方百里者五且其削滋甚共康景公之時正值齊威

王宣王之盛豈敢加兵至是宣王沒而湣王新立貪  
暴寡謀才望庸劣魯遂輕之所以欲與爭地與時樂  
正子在魯而孟子過之  
則其言取重于慎子耳

平公將見孟子臧倉以後喪踰前喪阻之孟子曰行  
止非人所能為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  
能使予不遇哉

真西山曰小人讒毀君子必先探人主之意而為說  
以眩惑之平公欲見孟子以有禮義也臧倉現知其  
意乃以後喪踰前喪毀之為其厚母薄父於禮義有  
愆也夫孟子前貧後富故治喪有厚薄樂正子之辨  
自明而終不能回公之惑以倉之  
言先入故也誣善之辭真可畏哉

### 孟子復適宋

彭更以傳食諸侯為泰孟子曰如其道雖舜受堯之

天下不以為泰子以為泰乎

是時秦欲伐齊患與楚從親乃使張儀誘楚王絕約

於齊請獻商於之地已而儀背約楚王怒使屈匄伐

秦秦大敗楚師於丹陽取漢中地楚復悉兵襲秦秦

大敗之藍田明年秦伐楚取召陵此宋杼所謂秦楚

構兵將往說之孟子遇於石丘勸其說之以仁義

宋杼一名鉏聞墨子之風而說之作為華山之冠以  
自表見侮不辱救民之闕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  
周行天下上悅下敬雖天下不取強聒不  
食於是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

宋偃之時有雀生鱗於城之陬使史占之曰小而生

巨必霸天下王大喜於是自立為王敗齊楚魏之兵



廣地數百里欲圖伯業

宋太宰戴不勝謂薛居州之子善士而獨不能

素也臣猶染也染于青則青染于黃則黃今白沙在泥將染而黑矣子其柰何哉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欲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如之

何孟子曰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齊楚雖大何畏

焉

大紀曰萬章見宋王偃志意開張不悟其為亡國之漸方且謂之行王政其真不亦陋乎

荀子曰唐鞅蔽于欲摧而逐戴子即戴不勝使薛居州傳王者是則王偃晚節無道益甚專任小人雖二

戴革亦不能容也孟子不能

孟子歸老於鄒

是時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楊墨之

言盈天下孟子述詩書明仲尼之意距楊墨放淫詞

以正人心為己任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孟

子曰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

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予豈好辯哉

予不得已也

列子載楊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

耕古之人不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

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

問揚朱曰去子蘇之一毫以濟一世汝為之乎揚子曰世固非一毫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為之乎揚子曰弗應此即一毫不拔之意也墨子兼愛篇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也當察亂何自起起不相愛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謂亂也臣子自愛

不愛君父故虧君父而自利此所謂亂也皆起不相  
愛雖至大夫亂家諸侯亂國者亦然故天下無相愛  
則治相惡則亂故子墨子曰  
不可以不勸愛人者此也  
洪容齊曰墨翟之教孟子比於禽獸後世列子鄒陽  
賈誼徐樂皆以孔子墨子為一等列鄒不足議而誼亦如  
之韓文公發明孟子功不在禹下正以闢揚墨耳而  
讀墨一篇云儒墨同是堯舜非桀紂孔子必用墨子  
墨子必用孔子此又何也

###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唐荆川曰周之盛王道行頌聲作而可見者莫如詩  
雅蓼蕭湛露是諸侯會同於天子彤弓是諸侯聘征  
伐之命於天子出車采芾是天子自為征伐而四夷  
不敢侵畔者也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詩未亡天子  
之權存詩亡天子之權喪春秋收既  
喪之權還之天子所以接詩亡之後  
孟子曰五伯假之也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西山真氏曰以春秋考之齊桓代衛若尊王也而心  
則取賂省難於魯若恤鄰也而心則規國其名義最  
正者如救邢封衛之舉首止葵丘之盟然其心欲仗  
義以成霸皆所謂假仁也若晉文之謫本無義而示  
之義本無信而示之信故一朝王而遽請隧名為勤  
王寔窺大物也陽樊不服則圍之原不服又圍之名  
雖受地于王寔則力取也  
唐荆川曰桓文未出權雖不在天子而諸侯亦未能  
盡得天子之權蓋其權散桓文既出權既不在天子  
又不在他諸侯而桓文獨盡得天子之權蓋  
其權聚權之散臣悖于主權之聚臣疑于主  
楊升菴曰世儒多稱五伯予見其二未見其五桓其  
首也伯之雄也文其繼也桓之匹也未有三此者也  
秦伯之繆也宋伯之  
虜也楚伯之寇也

### 子壬 周赧王六年

景春問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孟子曰是焉

得為大夫乎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云云

此之謂大夫夫是時秦武王惡張儀逐公孫衍儀出相魏而卒行為魏所殺

揚子法言曰或問儀秦曰詐人也聖人惡諸曰孔子讀而儀衍行何如也曰甚矣鳳鳴而鸞翰也然則子貢不為與曰亂而不解子貢耻諸說而不富貴儀秦耻諸或曰儀秦其才矣乎跡不踰已曰昔在任人帝而難之亦才矣才乎才非吾徒之才也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闢土地充府庫約

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故善

戰者服上刑如白起田盼鄒忌魏章甘茂之屬連諸侯者次之如蘇秦張

儀公孫衍蘇代厲田需惠施之屬闢草萊任土地者次之如李悝盡

開阡陌之屬

六國之世儒道分散遊說之士各以巧意而為技業

唯孟軻荀卿守其所習家語後序

劉向曰仲尼既沒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夫篡盜之人列為侯王詐譎之國興立為強是以轉相放效後生師之遂相吞滅并大兼小暴師經歲潛然道德絕矣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施設故孟子荀卿儒術之士棄捐於世而游說權謀之徒見貴於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生從橫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為從張儀為橫橫則帝秦從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蓋戰國君德淺薄為之謀策者因勢而為資據時而為謀扶急持傾為一切之權耳或曰子小諸子孟子非諸子乎曰諸子者以其知異於孔子者也孟子異乎不異或曰荀卿非數家之書也至於子思孟軻詭哉曰吾於荀卿見同門而異戶也惟聖人為不異

戊午 周赧王十二年

是年魯平公卒從皇極經世書其大事記通鑑  
綱目作甲子十八年卒與此不同不知孰是

### 孟子作書七篇

賈同曰今孟子十四篇者孟軻之所述也

趙岐曰孔子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得所刪詩定書繫  
周易作春秋孟子退自齊梁述堯舜之道而著作焉  
此大賢擬聖而作者也秦滅經術孟子徒黨盡矣書  
號諸子篇籍得不泯絕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辨文說  
孝經為政其文不能洪深不與內篇相

似非孟子本真後世依倣而托之者也  
晁氏曰今考其書孟子所見諸侯皆稱謚夫死然後  
有謚軻無恙時所見諸侯不應皆前死且惠王元年  
至平公卒凡七十七年軻始見惠王目之曰叟必已  
老矣決不見平公之卒也荀子載孟子三見齊王不  
言事云云楊子載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云云今  
書皆無之則知散軻者多矣或曰豈見於外書耶若  
爾則岐不當謂其不能洪深也  
朱子曰熟讀七篇觀其筆勢如踏躡而成非綴緝  
可就也論語便是記錄綴緝所為非一筆文字矣

### 續孟二卷

林慎思以孟子七篇非軻著書而弟子共  
記其言不能盡軻意因傳其說演而續之

### 刪孟二卷

馮休觀孟軻書時有叛違經旨疑沒後門  
人妄有附益刪去之著書十七篇以明其

意前乎休而非軻者荀卿刺軻者王充後乎休而  
疑軻者溫公與軻辨者蘇東坡然不若休之詳也

### 疑孟一卷

言者著論是正之凡十一篇

### 翼孟書

陸筠著周平園序曰嘉材平生篤志孟子著  
翼孟音解九十一條昔唐劉軻著翼孟三卷

白樂天紀其事賴以不朽嘉材視劉何愧特予  
非樂天比其能使嘉材不朽乎陸筠字嘉材

### 尊孟辨七卷

余允文以司馬光有疑孟及李泰伯常  
語鄭厚叔折衷皆有非孟之言故辨之

為五卷後二卷則王充論衡刺孟及  
東坡論語說中與孟子異者亦辨焉

鶴林玉露曰李泰伯著常語非孟子晁說之亦著論  
非孟建炎中宰相進擬除官高宗曰孟子發揮道統

說之何人乃敢非之勤令致仕鄭叔友著崇正論亦  
非孟子余謂孟子以儀秦之齒舌明周孔之肺肝此

何可非泰伯所以非之者謂其不當勸齊梁之君以  
王耳昔武王伐紂夷齊非之東萊呂氏曰武王憂當  
世之無君伯夷憂萬世之無君者也余亦謂孟子憂  
當世之無君泰伯憂萬世之無君者也至於說之叔  
友拾其遺說而  
附和之則過矣

周赧王二十六年正月即今十一月十五日孟子卒於鄒葬

四基山按諸侯死後稱謚孟子書稱魯平公則知七  
篇之作必在平公請謚之後遡求所始疑安

王十七年始生五十至魏近之然譜牒稱孟子赧王  
二十六年始卒殆年九十七歲又與譜牒壽八十四  
歲之言不相合文獻無徵生卒之期  
不可得而考矣姑闕之以傳疑焉

總論

太史公曰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  
脩起禮樂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

後世學者多錄焉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  
侯大者為師傅卿相小者及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  
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  
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  
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是時獨文侯好學陵遲  
至於戰國儒術既誣焉然齊魯之間學者獨不廢也  
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尊夫子之業而潤色之  
以學顯於當世

問孟軻之勇楊子曰勇於義而果於德不以貧富貴  
賤死生動其心於勇也其庶乎

皮襲美日曰孟子之文燦若經傳天惜其道不燼於

秦自漢氏得之嘗置博士以專其學故其文繼乎六

藝光乎百代真聖人之微者也蓋仲尼愛文王嗜昌

歎以取味後之人將愛仲尼其嗜在乎孟子矣嗚呼

世之士以湯武為逆取其不讀孟子乎以楊墨為達

智其不讀孟子乎呂氏春秋文王嗜昌蒲菹孔子聞而服之縮頸而食之三年然後勝

也之

韓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

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

侯之國又各以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蓋子真

之學其後有田子方流而為莊周子思孟軻之學出

於曾子自孔子沒群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

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

孫宗古真曰總群聖之道者莫大乎六經紹六經之

教者莫尚乎孟子孟子挺名世之才秉先覺之志拔

邪樹正高行厲辭其言精而瞻其旨淵而通致仲尼

之教

歎尊乎千古非聖賢之倫安能至此乎孟子正義序

程子曰孟子有功于道為萬世之師其才雄

又曰人須學顏子有顏子之德則孟子之事功自立

孟子者禹稷之事功也昔者禹以其身拯天下之溺而孟軻以其道拯人心之溺其事雖異其於救世則同此韓愈所以謂功不在禹下也

又曰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述事之言孟子言已志有德之言也論聖人之事造道之言也

朱子曰或問文中子曰聖人有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又曰樂天知命吾何憂若孟子不忘天下之憂而不害其樂天知命之樂其庶幾乎

陸象山曰自古聖賢發明此理不必盡同如箕子所言有皐陶之所未言夫子所言有文王周公之所未

言孟子所言有吾夫子之所未言理之無窮如此吳草廬曰吾道正脉通而言之堯舜而上道之元也堯舜而下道之亨也洙泗魯鄒道之利也濂洛關閩道之貞也分而言之羲皇者其上古之元乎堯舜其亨禹湯其利而文武周公其貞也夫子其中古之元乎顏曾其亨子思其利而孟子其貞也

贊曰

朱理宗

道術分裂

諸子為書

既極而合

萬生真儒

詆訶楊墨

皇極是扶

較功論德

三聖之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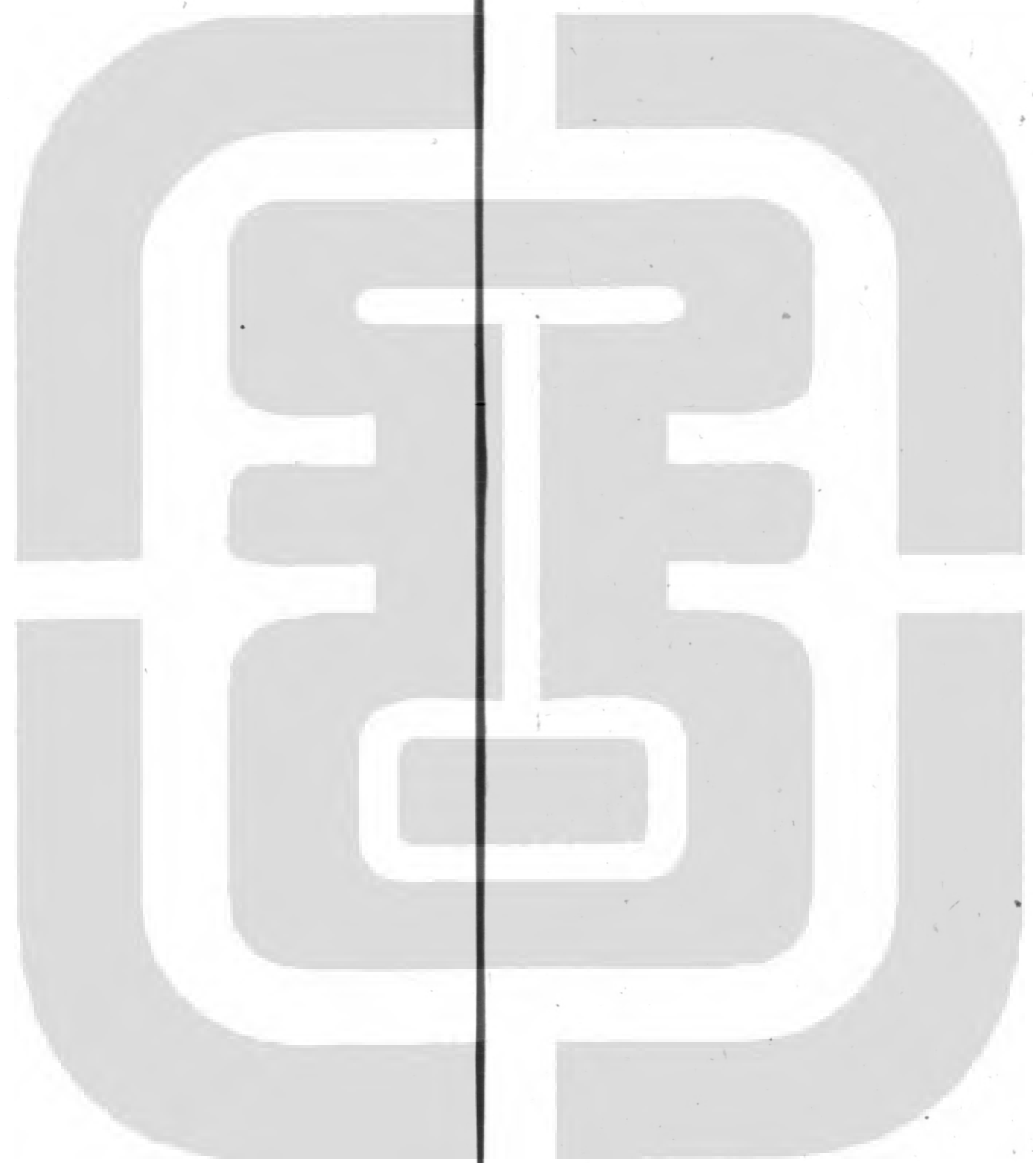
論白楊子雲稱聖人之材天地也次山陵川泉也孟

子泰山氣象信哉亞聖之才與戰國之世楚有環淵  
尸子趙有公孫龍慎到齊有騶奭衍禽滑釐之徒談  
天雕龍詭辭曲說以干世主儒術不振於時孟軻氏  
乃獨宗孔氏稱堯舜述湯武闢功利反之仁義齊梁  
無諛詞鄒滕無激論此豈有牛鼎之意阿世苟合而  
已哉以為不如是則邪說滋蔓而王道熄世不可得  
而治也由此言之春秋成而亂賊懼七篇作而橫議  
塞偉哉孟氏之功與大禹孔子並彼荀卿非之王克  
刺之何其寖道如是也嗟夫荀王劣孟子亦猶叔克  
毀仲尼毀不足以傷仲尼荀王亦何傷於孟子哉然  
萬世無弊也

百世之下求觀聖道者必自孟子始則孟子之道固

萬世無弊也





通  
林  
卷  
之  
一

